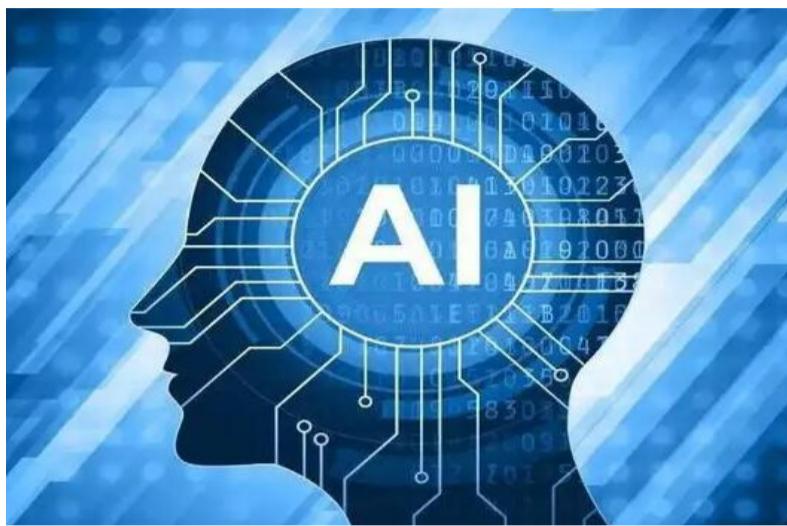


从诗歌创作到作曲作画

AI能“理解”人类的情感了？



网络图片

从 Disco Diffusion 到 DALL·E，阿文的心灵地震了两次。2015 年，25 岁的数据分析师阿文进入了视觉设计行业。在此之后，他使用过可以进行风格迁移的辅助工具，让待处理的图片变换各种风格。而通过输入几个指令就能够绘出一幅画——这种事情他以前想也不敢想。直到 AI 作画工具陆续诞生，一次又一次的尝鲜不断颠覆这名设计师的认知。

AI 作画撼动画手和设计师职业？

今年 4 月，阿文躺在床上刷着微博。当他看见一个艺术家朋友晒出一幅自称 AI 直接生成的画——一张赛博朋克风的概念场景图，瞬间弹跳了起来。一半是震惊，另一半是怀疑，他立马上网找了朋友所说的工具——Disco Diffusion。当晚研究了教程后，阿文用 Disco Diffusion 画了一幅向日葵，而这一切只需要在 Disco Diffusion 输入一句话：星空下的向日葵花海。他立马把这幅画发给几位创作者朋友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阿文的圈子炸了。4 月 30 日，阿文让 Disco Diffusion 模仿 19 世纪画家亨利·方丹·拉图尔的画作，生成效果却不及原作的十分之一。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写道：我并没有妄想 AI 能企及甚至超越这些艺术家。恰恰相反，所有的测试结果都在证明着这些艺术家的伟大。

“但 3 个月后我被打脸了。”阿文笑道。从第一个火出圈的 AI 作画工具诞生开始，出于好奇心与职业需求，阿文一直追踪相关领域的动态，甚至加入了不少 AI 工具的内测群里，一路见证着 AI 作画的成长。直到 Stable Diffusion 出场，AI 作画已能够高度模仿艺术家的风格。

AI 作画潮流如一夜春风，唤醒文化产业中许多沉睡的人，迅速引发关注。社交网络众声喧哗，有诸多担忧 AI 侵犯版权、践踏创造力、取代画手的声音，也有对 AI 抱有期待的乐观主义者。

沉浸设计行业数年，本该产

生职业危机感的阿文，却是乐观的那一派：“乍一看它的效率非常高，但其实真正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时候，又没有那么出彩，这是我最大的使用感受。”他觉得，AI 作画工具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，让它完全替代画家还为时过早，然而只把它当做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简单图形的效率工具，又有点浪费。

Soulframe 是一名独立游戏制作人。他认为，现阶段的 AI 作画对美术需求方的意义可能更大。也就是说，AI 能帮助甲方成为更好的决策者。在他看来，根据需求方的 prompts（提示词）生成的图像，总是比一堆描述性的文字来得更加直观，甚至还可以唤醒“保守”决策者的想象力。

据量子位智库关于 AI-generated content（AI 生产内容，以下简称 AIGC）的产业报告，总体而言，AIGC 目前对内容消费领域的整体影响相对有限。但随着技术的商业应用逐渐深入，AI 作画将对内容行业的人才结构产生影响。由于前期渲染、整体调色等基本技能将交由 AI 完成，设计师的工作重点将会向提出 prompts 转移——即如何将艺术设想清晰地描述给 AI，并提升自身的创意、审美、讲故事及搜索能力。

“我觉得未来是很有可能出现 prompts 师的。”阿文参加过很多 AI 作画工具的内测。在群组中，他总能看到有一些特别擅长写 prompts 的人，能够调试出最为精彩的画作。

一幅 AI 画作拍出 43 万美元的高价

随着 AIGC 日渐成熟，AI 将成为内容工厂的赛博流水工人吗？文化创意从业者的双手与思想将得到解放吗？

当 DALL·E 出场时，阿文试图用它探索解决“难缠甲方”的经典问题：能不能让大象转身。DALL·E 很轻松地画出两张分别展示同一只大象的背部与正面的图片。因此，不少人戏称它是“甲方终结者”。

画师、设计师苦于甲方变幻不定的要求是创意行业心照不宣的难题。沉浸体验市面已有的 AI 作画工具之后，阿文觉得所谓“甲方终结者”目前还只是“吐槽”式的段子。“放在实际工作中，需要调整的细节还是得自己动手才更高效”。

在阿文看来，只有当 AI 能够摆脱对他人的模仿，能够更好地处理细节问题时，才是一位真正完美的设计助手，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双手。“当然，那个时候或许它也能够取代我。”只是比起自己动手设计、创作获得的快乐，使用 AI 创作作品的成就感要少得多。

“有的时候我感觉它像是活

AI 的情感、意识及未来

眼见自己的作品被纳入 AI 的训练数据集，并由 AI 创作出与个人风格如出一辙的作品，有的艺术家则表达了忧虑和愤怒。

据 CNN 报道，德国的一对艺术家联合两位合作者推出了“Have I Been Trained”，一个可以帮助艺术家查找 LAION 数据集的搜索引擎，查看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用于训练。

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曾表示，人工智能会面临一个“心灵难题”：人类的心灵具有情感特征，而艺术创作离不开这种情感特征和内分泌的神经化学机制。在未来，如果 AI 能够超越模仿，进化出原创的能力，甚至能带着“意识”与“情感”创造，这时该如何重估 AI 艺术的价值？

人们总是希望 AI 能够“成为人”。在科幻影片《银翼杀手》中，人造人 Roy 在死亡将至时，饱含诗意与感情，吟诵道：我所见过的事物，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。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旁起火燃烧，我看着 C 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。所有这些时刻，终将流失在时光中，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。

“其实 AI 现在多多少少能够

生生的人，像一个任劳任怨的乙方。”阿文说。8 月，他发布的模仿川濑巴水风格的 AI 画作引发网友热烈关注，他把 Stable Diffusion 署名为设计师，把自己署名为设计助理。

有的网友形容让 AI 作画就像在“施魔法”，念的“咒语”越多，AI 才能够更加理解使用者的意图。“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就是提升 AI 作画的可控生成，也就是说，怎样做才能使作品更加贴合使用者的指令。”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、AI 生成视频工具 CogVideo 作者丁铭说。

艺术家邱志杰曾将 GAN（AI 生成图像三大模型之一）定义为 2019 年艺术界最火的新锐艺术家。法国艺术组织 Obvious 运用 GAN 创造了 11 幅艺术作品，其中一幅作品曾出现在 2018 年 10 月佳士得拍卖会上，并以 43 万美元的高价被拍走，一时引发轰动。今年 9 月，用 AI 绘图工具 Midjourney 生成的《太空歌剧院》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博览会艺术比赛中获得数字类别头奖，争议不断。邱志杰认为，AI 的发展，可能会倒逼艺术家的“进化”。

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。”丁铭说。通过映射，当操作者输入“一个快乐的人”，AI 能够将“快乐”与“笑容”对应起来，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。只是在实际应用中，AI 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。

“至于 AI 能不能有意识，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，但大多还只是假说。”丁铭说。上世纪末，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“全局工作空间理论（GWT）”，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。有人提出，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 GWT，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，结合为一个系统，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。AI 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，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。

AI 作画的价值，又关系到对艺术价值、功能等方面界定。邱志杰表示，艺术的价值不单是美学的，也是社会的，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。至于 AI 能不能开创艺术史乃至人类的新篇章，则需要交由时间和科技验证。

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